

張之洞

八

唐浩明

著

岳麓書社

張之洞
八

唐浩明
著

岳麓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張之洞/唐浩明著. —長沙: 岳麓書社, 2010

ISBN 978-7-80761-360-2

I. 張... II. 唐... III. 歷史小說——中國——當代
IV. I247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覈字 (2010) 第011536號

張之洞(全十冊)

作者: 唐浩明

責任編輯: 曾德明 朱樹人

封面設計: 胡 穎

岳麓書社出版發行

地址: 湖南省長沙市愛民路47號

電話: 0731—88885616 (郵購)

郵編: 410006

網址: 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開本: 787×1092 1/16

筒頁: 912

字數: 1050千字

ISBN 978-7-80761-360-2/K·278

定價: 1280.00圓

承印: 揚州文津閣古籍印務有限公司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 請與本社印務部聯繫

電話: 0731—88884129

目錄

題記

一

第一章 清流砥柱

一 張之洞拍案而起，憤怒罵道：崇厚該殺

一

二 京師清流黨集會龍樹寺

一四

三 慈禧看到一個社稷之材

三一

四 慈禧欽點張之洞爲癸亥科探花

四二

五 原來張之洞短身寢貌，慈禧打消破格提拔的念頭

五七

六 楊銳向老師訴說東鄉冤案

六五

七 前四川學政爲蜀中父老請命

八一

八 張之萬對堂弟說：做官是有訣竅的

九四

九 爲藉東鄉之案做文章，醇王在清漪園召見張之洞

一一〇

十 慈禧送給妹妹的禮物居然被人踢翻在地

一二二

十一 附子一片，請勿入藥

一三三

第二章 燕山聘賢

- 一 赴任前夕，張之洞深夜造訪醇王府 一五一
- 二 王夫人突然難產去世 一六〇
- 三 一位報國心強烈的熱血之士，偏偏年輕時又錯投了主子 一七八
- 四 出山前夕，桑治平與張之洞約法三章 一九二
- 五 來到山西的第一天，張之洞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的罌粟苗 二〇六
- 六 遭遇的第一個縣令便是鴉片鬼 二二五

第三章 投石問路

- 一 得知周武王酒爵是徐時霖的禮品，張之洞頓生反感 二三三
- 二 衛榮光向後任道出山西的弊端 二四〇
- 三 張之洞決定做出一兩件醒目的大事來 二五一
- 四 王定安貢獻三條錦囊妙計 二五五
- 五 解州書院裏藏卧着一位四朝大老 二六九
- 六 敢參葆庚、王定安，看來張香濤不是書呆子 二七六

第四章 晉祠知音

- 一 爲了五萬兩銀子，張之洞不得不違心替票号老闆辦事 二九一

四 聖母殿裏的靈籤 三〇〇

三 夜闌更深，遠處飄來了琴聲 三一九

二 時中有人抄謄官報 六二三

第五章 清查庫款 六〇三

一 爲獲取賑災款被貪污的真憑實據，閻敬銘出了一個好主意 三三一

二 胡林翼被洋人氣死的往事，震撼張之洞的心 三四五

三 終於找到了藩司一夥貪污救災款的鐵證 三五八

四 巡撫衙門深夜來了刺客 三六六

五 刺客原來是藩司的朋友 三七六

六 藉朝廷懲辦貪官之機，張之洞大舉清查庫款整飭吏治 三八三

七 秋夜，女琴師的樂理啓發了三晉執政者 三八九

第六章 觀摩洋技

一 英國傳教士給山西巡撫上第一堂科技啓蒙課 四〇一

二 巡撫衙門裏的科學小實驗 四一三

三 唐風宋骨話詩歌 四二五

四 人生難得最是情 四三八

五 離開山西的前夕，張之洞纔知道三晉依舊在大種罌粟 四五一

第七章 和耶戰耶

一 恭王府裏的密謀

四六五

二 慈禧深夜召見李鴻章

四八一

三 醇王府把寶押在對法一戰上

五〇一

第八章 諒山大捷

一 面對砲火，好談兵事的張佩綸驚惶失措

五一三

二 馬尾一仗，毀了兩個清流名臣的半世英名

五三二

三 海隅荒村，張之洞恭請馮子材出山

五四四

四 來了個精通十國語言的奇才

五六一

五 馮子材威震鎮南關

五八〇

第九章 試辦洋務

一 爲籌銀錢，張之洞冒險重開闡賭

六〇三

二 朝中有人好做官！張之洞派楊銳進京入朝

六二三

三 以三十萬兩銀子上繳海軍衙門爲條件，換取闡賭的合法進行

六三三

四 難道是她？是那個多少年來魂魄所係的肅府丫鬟

六四八

五 陳念初原來是桑治平的兒子

六六五

六 海軍衙門和頤和園工程攬到一起了

六八四

七 醇王檢閱海軍，身旁跟着握長煙管的李蓮英

六九六

八 世俗之禮都是爲常人設的，大英雄不必遵循

七〇九

九 半百再得子，張之洞歡喜無盡

七二二

十 以中國百姓第一次看見電燈的喜樂來慶賀兒子的滿月

七三三

第十章 籌議幹綫

一 香濤兄，你想做天下第一督撫嗎

七四三

二 爲了一個麻臉船妓，禮部侍郎自請削職爲民

七五七

三 經閣敬銘點撥，慈禧重操制衡術

七七〇

第十一章 督建鐵廠

一 盛宣懷『官督商辦』之策，遭到張之洞的否定

七八五

二 遊方郎中給張制臺潑下一瓢冷水：橘過淮南便成枳

八〇二

三 病人膏肓的黃彭年冒死勸諫張之洞莫辦洋務

八三七

四 以包攬把持在湖北建國中之國

八四八

第十二章 參効風波

八四八

一 爲獲取信賴，候補道用高價從書呆子手裏買來一部《解讀東坡》

八六一

二 歸元寺狀告湖廣督署總文案

八七五

三 爲早誕皇子，翁同龢向光緒帝獻蛤鹿冷香丸

八九三

四 看到袁昶的密信後，張之洞頭暈目眩，虛汗直冒

九〇六

五 當王之春亮出鹽政賬目單時，準備大幹一場的李瀚章立刻軟了下來

九一九

第十三章 外賓訪鄂

九五〇

一 馬鞍山鄉民把洋礦師打得傷筋斷骨

九三三

二 思想不羈而又心緒愁苦的貴公子

九四七

三 古老的蘇格蘭情歌，勾走了辜鴻銘的魂魄

九六五

四 偷情的辜鴻銘被英國商人扭送到領事館

九七八

五 俄國皇太子將要參觀漢陽鐵廠，這可是一樁揚國威振民氣的大事

九九〇

六 在愛國之情的鼓動下，鐵廠槍砲廠以高昂的熱情造假

一〇〇八

七 江湖郎中從武當山帶來九截罕見的焦桐琴材

一〇三五

八 新軍衙門時時喧鬧，工部局派員調查

六八四

九 顧念詩歌來景桑梓，平沽京干

六六五

第十四章 署理兩江

- 一 亘古未有的中西合璧婚禮，在湖廣總督衙門裏舉行 一〇五一
- 二 趙茂昌給張之洞送上一個經過專業調教的年輕女人 一〇六六
- 三 正當朝廷內外忙於為慈禧祝壽時，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一〇八三
- 四 復出的恭王感嘆：即便貴為皇伯，也不能沒有權力 一〇九九
- 五 恭王府裏，敗軍之將一吐苦水 一一一五
- 六 東山再起的恭王，欲以戰和兩手應付危局 一一三二

第十五章 與時維新

- 一 桑治平寄重望於張家二公子 一一四五
- 二 桑治平決定跳出名利場，與初戀情人一道融入天地造化之中 一一六〇
- 三 『舊學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養轉深沉』。朱熹的這兩句詩給張之洞以啓示 一一七六
- 四 若康有為能為我張之洞所用，豈不更妙 一一八八
- 五 張之洞資助的《強學報》，竟然以『孔子卒後』紀年 一二〇二
- 六 焦山定慧寺留下張之洞『與時維新』的楹聯 一二二三
- 七 采石磯上，師生賓主射覆續聯打詩鐘 一二四五

第十六章 中體西用

一 受譚繼洵之託，張之洞着力開導譚嗣同，勸他以捐班入仕

一二六七

二 漢陽鐵廠弊端重重難以爲繼，不得已由官辦改商辦

一二八二

三 張之洞以欽差之禮接待梁啟超

一二九六

四 總署衙門東花廳，康有爲舌戰衆大臣

一三一五

五 大變局前夕，鹿傳霖傳授十六字爲官真訣：啓沃君心，恪守臣節，力行新政，不背舊章

一三三一

六 集湖廣幕府之才智，做維新護舊之文章

一三五二

第十七章 血濺變法

一 六十九歲壽誕這天，《詔定國是》的起草者翁同龢被削去一切職務，驅逐出朝

一三七一

二 奉旨進京的張之洞突然半途折回

一三八五

三 老太婆提醒慈禧：是不能讓皇帝再胡鬧下去了

一四〇二

四 小軍機譚嗣同無情奚落大軍機剛毅

一四一九

五 光緒帝兩頒衣帶詔，譚嗣同夜訪法華寺

一四三三

六 百日維新全軍覆沒後，張之洞憂懼難安

一四五五

第十八章 互保東南

一 面對廢立大事，三個總督三種態度

一四六七

二 蝮蛇螫手，壯士斷腕

一四八三

三 兩湖書院畢業的自立軍首領唐才常勸張之洞宣佈湖廣獨立

一四九六

四 爲對付湖北巡撫，湖廣總督半夜審訊唐才常

一五一二

五 請密奏太后，廢掉大阿哥

一五二七

第十九章 爆炸慘案

一 八閩名士向張之洞獻融資奇策

一五四七

二 徐建寅罹難，暴露出火藥廠種種弊端

一五五六

三 連皇帝都敢假冒，這世界利令智昏到了何等地步

一五七一

四 爲着一個婢女，盛宣懷丟掉輪電二局

一五九五

五 秦淮河畔，兩江總督與賣菜翁暢談六朝煙水氣

一六一三

第二十章 後院起火

一 一心要破譯蝌蚪文的張之洞，給京師學界留下一個千年笑柄

一六二九

二 端梁聯手欲藉織布局的貪污案將張之洞轟下臺

一六四四

三 處理織布局的貪污案，是個棘手的難題

一六五四

一 袁世凱用三牛車龜板甲骨，換來了張之洞的以禮相待

一六六七

二 力禁鴉片的張之洞沒想到十多年來居然自己天天在喫鴉片

一六八四

三 瀛臺涵元殿，袁世凱在光緒遺體旁痛哭流涕

一六九九

四 陳衍獻計：用海軍大臣作釣餌，誘出『保袁』的枕頭風

一七一—

五 桑治平道出四十八年前的秘密

一七二二

六 他說，他一生的心血都白費了

一七三九

第十六章 中體西用

一 受譚繼洵之託，張之洞着力開導譚嗣同，勸他以捐班入仕

還未出元宵燈節，張之洞便着手處理漢陽鐵廠的事。他冒着嚴寒到鐵廠去過多次。近一年來化鐵爐每天祇出少量的鐵水，這祇是爲了不讓爐子冷卻，究其實，五六月開一次爐子足够了，倉庫裏堆着不少鋼錠鐵錠，有的已生了鏽，一半以上的匠師和工人一天到晚無所事事，處室中那些辦事人員多半是一盃清茶三五閒聊，就這樣打發日子，個別人竟然在辦公時間裏抽起大煙來。還有的一連幾天不來，人影也見不着。但每個月的薪水是一個子兒也不能少，而且薪水很高，幾個職位較高的洋匠月薪一千兩銀子，全部三十六個洋匠月薪水高達一萬餘兩。鋼鐵賣不出去，開支異常龐大，鐵廠督辦蔡錫勇焦急萬分，早就盼望張之洞回來了。

在湖廣總督衙門議事廳裏，張之洞召集蔡錫勇、陳念初、徐建寅、梁敦彥，以及洋匠總管德培等人一起會商鐵廠的整頓。

蔡錫勇將鐵廠的情況如實向張之洞作了報告。耗費他一生中的最大心血，寄託他徐圖自強的宏偉理想，曾被洋人譽爲亞洲第一大企業的漢陽鐵廠，在他離開武昌僅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就落到如此地步，這個打擊對他是沈重的。

『我離開武昌的時候，將鐵廠之事鄭重委託給譚撫臺，他對鐵廠關心得如何？』

張之洞在江寧這段時間裏，湖廣總督由湖北巡撫譚繼洵署理。對於張之洞提的這個問題，大家一時都沈默着。譚繼洵仍是湖北巡撫，說他的不是，得罪了他總不是好事。

在美國受過多年教育的陳念初在這方面的顧慮少些，他見老岳父的話沒人回應，遂答：『譚大人祇去過鐵廠一次，平時也幾乎不過問鐵廠的事。』

張之洞非常不悅：『其他人呢？湖北的藩、臬兩司呢？』

張之洞走後不久，藩司王之春、臬司陳寶箴先後調遷外省，接任的藩司員鳳林、臬司龍錫慶也都對洋務不熱心。

見大家依然不做聲，陳念初又答道：『他們也不過問鐵廠的事。』

『啪』的一聲把大家驚嚇一跳，張之洞拍打着桌面火道：『鐵廠又不是我張某人的私產，我一走，湖北的人都不過問了，豈有此理！』

蔡錫勇息事寧人：『鐵廠沒管理好，總是卑職等人的責任。我們是要湖北騰挪銀子給我們，他們拿不出銀子，所以也不好意思問我們的事了。』

張之洞問：『鐵廠目前缺多少銀子？』

徐建寅答：『至少要一百萬兩纔能全面轉動起來。』

『向戶部去要嘛！』

梁敦彥說：『戶部不給，說前後撥了兩百萬，再也拿不出銀子來了。』

張之洞問蔡錫勇：『鐵廠總共花了多少銀子？』

蔡錫勇答：『五百多萬兩。』

張之洞心裏也猛地被堵了一下：花了五百多萬兩銀子，還是這個樣子，六年前籌辦鐵廠時，可沒想到要花銷這樣大。

張之洞轉臉問洋匠總管德培：「鐵廠技術上的主要問題在哪裏？」

英國人德培雖來中國多年，仍聽不懂更不會說中國話。陳念初把岳父的話譯給他聽，他想了一下，嘰哩呱啦地說起來。陳念初翻譯：「德培說，煤和鐵礦的質量都有問題。煤裏含硫較多，鐵礦裏含異質過多，可能與煉鐵爐不配套，需要把鐵礦送到英國去化驗一下。」

張之洞不耐煩地說：「鐵礦還要送到英國去化驗嗎？沒有這個必要，先前不也煉過好鐵嗎？」

陳念初見老岳父一口否決德培的意見，便沒有把這個話翻譯給德培聽，德培也便不再說話了。

其實這位洋匠總管正是說出了鐵廠技術上的癥結，可惜讓外行而執掌大權的張之洞給粗暴地頂了回去。真知灼見被扼殺，鐵廠因此得再受若干年的懲罰。

蔡錫勇見張之洞臉色不好看，一句話幾次欲出口又給壓了回去。這時，他還是硬着頭皮說了出來：「不少人說，不如將鐵廠改爲商辦，銀子的問題便可解決。據說，戶部也有這個想法。」

「什麼戶部，是翁叔平他想卸這個包袱！」張之洞怒氣沖沖地說，「商辦，商人惟利是圖，沒利的事他們能幹嗎？他們難道比我還對國家對朝廷負責任？我明天親自去看譚撫臺，要他先拿點銀子來幫鐵廠過眼下的難關。」

張之洞態度如此堅決，蔡錫勇不再再說什麼，大家也都不再提這事了。會議就這樣無結果地散了。

第二天，張之洞放下總督的架子，親往棋盤街巡撫衙門。六十多歲的譚繼洵這一年來既當鄂撫又

當湖督，事情比先前自然要多得多。他又是個拘謹的人，故更感到勞累，多年來患的哮喘病一到冬天便加重，今年冬天則更嚴重。入冬以來，他連前院衙門簽押房都沒去，就在後院臥房旁邊的書房裏辦事接待來客。昨天接到督署巡捕的來函，說張制臺今天下午要來看望他。

張之洞身為總督，是決不應該在後院書房裏接待的。譚撫臺趕緊命令僕役將衙門中庭的會客廳打掃好，連夜生好爐子；又吩咐廚子去買點時鮮的菜蔬來，要請剛回任的總督在家喫餐飯；又在入睡前加重劑量喝了一碗鹿茸參芪湯，以便明天精神充足。他還不放心，又叫兒子譚嗣同明天決不能離開衙門。一是讓他見見制臺大人，和制臺大人說說話，建立好關係；二來有什麼事好隨時呼應。老三機敏強幹，譚繼洵知道他不僅遠勝自己，就連衙門內那些號為幹員的人也不能與之相比。

午後，張之洞如期來到巡撫衙門。譚繼洵帶着兒子及撫署裏的總文案、文武巡捕、師爺總管等早已來到轅門外，又打開中門，放砲禮迎。

張之洞笑道：「敬翁身體欠佳，大冷的天氣，何必親立轅門外，督撫同城，常來常往，也不必開中門，放禮砲，行此大禮。」

口裏這麼說，心裏倒也很高興，滿肚子對譚繼洵的不滿，經這番隆重的禮儀，化去了多半。望着一旁挺立的譚嗣同，張之洞又喜道：「三公子英邁俊拔，我的兒子中無一人比得上。」

「香帥誇獎了！」

到了會客廳，譚嗣同親自侍奉茶水後，便掩門出去了。

「敬翁身體近來好些了嗎？」

張之洞望着鬚髮如枯苧麻，面皮如花生殼，行動如笨狗熊的湖北巡撫，心裏想：這種衰邁的人如